

朱自清先生是南方人,在他看来,南方和北方一个大不同,就是北方无水南方有,即使“北方今年大雨,永定河、大清河甚至决了堤防,但这并不能算是有水;北平的三海和颐和园虽然有点儿水,但太平行了,一览而尽,船又那么笨头笨脑的”,有水的还是南方。我觉得,朱自清先生这样的认识,全然因为他家乡是扬州的缘故。

朱自清先生祖籍浙江绍兴,他却说“我是扬州人”,把扬州当作自己的家乡。扬州“州界多水,水杨波”,滔滔长江和静静运河在这里交汇,城里城外河网交织,是一个“枕淮河、踏长江、抱运河”的城市,在这样的地方居住,出门是河,抬脚上船,看惯了江河湖泊,再去别处的水,自然有一种“曾经沧海难为水,他乡之水不叫水”的意味。

不过,说北方的城市全都“无水”,也不尽然。“济水之南”“泉水之城”的济南,就是一处“有水”的地方。

按照地理位置,济南无疑是一座北方城市。虽说它不像烟雨江南那般雨水丰沛,河汉纵横,可它却是一座“有水”的城市。不说城北的黄河(古时候为古济水,后来黄河夺其故道)、小清河,以及沿河两岸数不清的藕池和鱼塘,单说城里的趵突泉、五龙潭、珍珠泉、黑虎泉四大泉群,数十个大大小小日夜喷涌的泉子,和那众多泉水汇流而成的大明湖,就已让这座城市水灵灵、湿润润了。

济南“水多”,且多是泉水,其他地方比不过。还没听说哪个城市像济南这样,有这么多的泉水,并且都是蕴藏于地下、喷涌而出的泉水。这些分布在城区街巷里的泉水,日夜不停歇,汨汨喷涌,汇流成一条条清澈的小溪,穿街绕巷,款款行走,聚集到一起,成了护城河、曲水河,成了那百花洲、大明湖。

依我来看,济南的大明湖,不逊

【齐鲁斗蟋旧事(三)】

□白峰

老一代蟋蟀玩家杨大林先生有一回提及,他小时候玩蛐蛐,在一个玩家家里见过其祖上穿着大帅服的正装照片,那时候他还小,也没问过具体什么情况,所以说不清。

所谓大帅服,我们在历史老照片里还能见到,是民国初期北洋时期高级军队要员的礼服。清代后期,大清帝国节节败退,而俾斯麦却在欧洲崛起,打赢了普法战争,统一了德意志,俾斯麦被称为“铁血宰相”。这让在国际社会上长期受压制的大清很是眼热,清末民初的军阀、政要都学俾斯麦的做派,也都留着两撇八字胡,俗称大帅胡,让后人看起来十分好笑。

杨先生提及的这位大帅,应该说说的是曾任山东督军的张怀芝。

张怀芝,东阿人,少时家境贫寒。19岁那年,临近春节,到舅舅家借年受辱,一怒之下外出闯荡,后来在天津从了军,在军队里当了几年马夫,依靠勤勉拨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炮科。时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,组建新军,张怀芝得袁世凯赏识,做了山炮队的领官。

清末民初是个乱世。所谓乱世出英雄,大量平民出身的人士荣登高位,张怀芝亦是其中之一。张怀芝虽是行伍出身,但是极聪明,一生也经历了历史上的诸多大事。说起来他还办过一件天大的事。

今年是戊戌年,120年前的戊戌年,康梁变法。变法失败后的1899年,慈禧太后欲废光绪帝而改立端王载漪的儿子为新君,但西方诸国对年轻、开明而被黜的光绪帝颇为同情,各国公使皆有反对之意,慈禧太后深恐大权旁落,又听端王说义和拳不惧洋枪洋炮、刀枪不入,反对洋人、洋货,以为民心可用,匆忙之间宣布义和团合法,并向列强11国集体宣战,联合义和团攻打洋人使馆区和教堂。此事荒唐过甚,洋务派诸大臣诸如李鸿章、张之洞,两广总督刘



明府城史话

“有水”的济南

□程兆强

（济南）

色于杭州的西湖、扬州的瘦西湖、苏州的太湖,且有着独特、优胜的地方:湖水是城区里诸泉喷涌、汇流而成的天然泉水。泉水自然要胜过江河的水,比河水清亮,比河水温润。你站在湖边,能看到湖中碧绿的水藻和悠闲游动的鱼,能看到你和湖边柳树的身影。湖上的景色更是美得醉人,野鸭子在湖面上凫水,水鸟在湖上空飞翔,画舫游船水上行,水墨色的荷叶连成了片;岸边上的杨柳树,随着湖边的风摆动着枝条;湖心小岛上的楼阁亭台,倒映在水面上,像缥缈在云水之间的玉宇琼楼;远处的山,近处的水,相接相连,雾霭水汽,氤氲升腾,

万竹园大帅府的蛐蛐

坤一等发起“东南互保”,就是明着说我们南方各省不参加此事。朝廷内部可以说已是四分五裂的局面。清军加上数万义和团围攻使馆区,竟数日不下,主持战事的端王以上谕急调开花炮分统加入战局,分统,用后来的话说大致上是个旅的建制。当时主持炮兵分统的就是张怀芝。他所掌握的是从德国进口的最先进的克虏伯开花大炮,威力极大,属于当时世界上一流的武器装备。用这种炮对付使馆和教堂,几炮下去,洋人估计就扛不住了。张怀芝在城头上架好了大炮,也瞄准了使馆,但心中一动,他知道大炮一开,后果就难以收拾了。他又改令缓发。随即自己下城直趋荣禄官邸请示,要他的顶头上司手写一道发炮的命令以为凭据。荣禄不敢亲发命令,也不敢不发命令。双方僵持甚久。这一来,张怀芝更不敢离开荣府,自作主张,便赖着不走。最后荣禄缠他不过,乃支吾其辞说:“横竖炮声一响,里边(官里边)是听得见的。”这是荣中堂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句不朽的名言。张怀芝多聪明的人,闻言大悟。乃匆匆赶回城上,谎说炮位不准,需重测方位,遂把目标定向使馆后之空地,众炮齐发,轰了一天一夜未停,直至上谕停攻方止。使馆虽饱受虚惊,但官中、府中均至为欣慰。

张怀芝的这次迟疑,实则是大清高层内部折冲的外化体现,其价值不好估量,也许延缓了大清的覆亡,也许迟滞了民国的到来,终归我们不能以假设来推测没有发生的历史,也难以评估其作为的功过是非。但这件事做或不做,干系甚大,虽改变不了历史大势,但于历史路径确有重大影响,也算得上干预过历史的人物。

袁世凯对张怀芝应当说有知遇之恩,济南万竹园本是张怀芝1913年买下来准备给袁世凯建生祠的。张怀芝常年在外做官,万竹园修修停停,进展不



亦幻亦真,宛若仙境。

济南“有水”,城里“家家泉水”“半城湖”,城外护城河(现为环城公园,已是城里)身边绕,泉、池、湖、河,全集中到这个地方,怎能不是“有水”的地方!

当然,朱自清先生说南方有水北方无水,除了指水的多少,还指水给一个地方带来恩惠的多寡。因为惯常情况下,有水的地方总比无水的地方生机多、情趣多、景色好。有水,土地湿润而肥沃;有水,草木丰茂而茁壮;有水,山色清幽而秀美;有水,花儿娇媚人水灵。单从这一点上看,就不奇怪六下江南的乾隆皇帝,一番畅游,慕煞江南好风光,回到京城,不惜人力和财力,在行宫别苑里大肆仿建江南水乡景观了。

济南是一个“有水”的地方,水在城中流,人在城里居。而那老济南,更是由水——清凌凌的泉水供养着的,一代一代的老济南人,吃着泉子里的水,在泉水里淘米、洗菜、洗衣,在泉水边游戏、玩耍、休憩——水给济南这座城市,带来了生机和活力。生活在这里的人,与水为邻,有水做伴,享受着柔美、明亮、灵性、细腻、宁静的生活。

万竹园大帅府的蛐蛐

大。1916年袁世凯恢复帝制,蔡锷在云南,居正、吴大洲在山东组织山东民军团起而反袁,成为全国反袁的重镇。张怀芝被急派为山东督军,未几,袁世凯死。万竹园生祠没做成,倒是做了袁世凯的灵堂,为济南公祭处。直至1927年,张怀芝的宅邸万竹园工程方告竣工,形成一组规模宏大的江南园林和北方庭院相结合的建筑群。

1920年1月1日,北京政府奖叙对决策参加一战“厥功甚伟”者,向张怀芝授勋。是年秋,张怀芝与王占元、靳云鹏等人出资,在济南东流水设立民安面粉厂,资本101万元,工人120人,为济南较大规模的面粉厂之一。10月10日国民政府又授予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。1924年,张怀芝退出军界,居天津做寓公,投资工商业。

张怀芝虽说曾久居北京、天津,那里是当时北方玩虫风气最盛的地方,但他本人可能并不玩蟋蟀,至少没有这方面的传言。他的后人中有喜欢此道的。玩虫这事,自己玩意思不大,必得约人角斗才有意思,所以和社会上的同好有交往。张怀芝的后辈人玩虫最初应当就是在万竹园里居住的,能得如此之园赏菊、斗虫,实是风雅无限。此园后来也屡次为各种政治势力占用,但产权依然是张家的。

世事沧桑,江山易手,张家后人于1950年将此园卖给了政府,从此才算与万竹园断了缘分。

张怀芝有一个孙子玩虫,济南老一代蛐家柏良先生与之有交往,此人后来一度以拉地排车为业,每至秋时,仍喜欢看虫、斗虫。那时候售虫的集散地一个是中山公园,一个是人民商场旁的土山,再就是老北关车站附近的一个小广场,张家少爷见了好虫还是忍不住要买下来,也不多买,就是一条两条,带到朋友家斗一斗,斗赢了,随手就送人,自言目前这个情况,家里没法养,过过瘾就行了。虽已落魄如斯,仍不失贵公子之气度,令人唏嘘不已。

【泉城忆旧】

《济南府志》修成记

□李建设

（济南）

清康熙二十四年(1685),济南府迎来了一位新知府,蒋焜带着随从风尘仆仆从天津赶来,走马上任济南知府。蒋焜上任伊始就着手了解济南风土人情,为此他向地方官员索要府志观看。然而地方官员却告知新知府并没有修府志,这让他颇为感慨,遂萌生了修府志之心。

修府志之事还没有提上日程,就到了康熙二十八年。那年正月,康熙皇帝南巡,驻跸济南。在游赏趵突泉之余,康熙向巡抚钱钰详细询问民生政情,钱钰一一作答。康熙想一览济南的府志时,钱钰却支支吾吾,因为没有府志拿不出来。一直倡导编修志书的康熙极为不悦,遂拂袖而去。

济南自有其名始,就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政治地位,先是汉初高祖刘邦首置济南郡,汉文帝时改济南郡为济南国,将济南置于更高的地位,成为为数不多的郡国之一。之后的济南行政名称虽有反复和改称,但济南始终处于重要的地位。

到了宋代,政和六年,改齐州为府,济南逐渐成为山东六郡之首府。自那之后,济南府之名基本延续下来。如此算起来,济南府之名已有上千年的历史。然而令人困惑不解的是,在清代之前却没有一部全面介绍济南府的志书行世。据《山东通志》引载,清初张泰运、王革曾修《济南府志》,但久佚不见其踪,不可考故不可信。

康熙皇帝离开后,山东布政使卫既齐向山东巡抚钱钰建议,提请济南知府蒋焜编修一部济南府志。于是,早有此意的蒋焜领命,开始筹备编纂府志事宜,并聘请济南府淄川县进士唐梦赉设馆修志。

唐梦赉(1628—1698),幼时即以文章知名乡里,清顺治六年中进士,顺治八年授翰林院检讨,因生性耿直、上书谏言而得罪权贵,被罢官归里。赋闲在家期间,唐梦赉专志于学问,著述颇丰。因曾编纂志书《淄川县志》而受蒋焜征召修志。唐梦赉遂将自家房舍“志壑堂”辟为志馆,开始纂修《济南府志》。唐梦赉广延文学之士,招来同道一起参编。

编纂者们废寝忘食、夜以继日地工作,仅用半年多的时间,一部介绍济南府的皇皇巨著便诞生了。据唐梦赉自序言:“书仅历七月而成。”《济南府志》体例谨严,文辞简洁,征引繁多,采访完备,是一部介绍济南的百科全书。

《济南府志》成稿后,请来当时的诗坛盟主王士禛予以校正,康熙三十一年,刊刻印行。康熙《济南府志》全书共54卷,“自经史子集、新旧通志、三十州邑诸志,以逮稗官所记、金石所遗、父老所传闻,靡不包括旁罗”。全志设8门,即舆地志、建置志、赋役志、秩官志、选举志、人物传、载籍志、摭佚志等,“‘城邑’悉载沿革,‘艺文’止列书目,而‘人物’条分缕析,考订证据,详略去取尤寓褒善贬恶之旨。”

康熙《济南府志》为第一部专门全面介绍济南府的志书,它为后世研究济南府的历史和文化留下了很多可借鉴的宝贵资料,也为济南府开了修志的先河。

随着济南府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涌现出更多可载入史册的人物和事迹,“典章、文物超轶前代,观一统志已足显咸五登三之烈”,很有必要重修行世百余年的康熙《济南府志》。就在道光十二年(1832)秋,济南府知府王赠芳设立志局,自任总辑,令各州县提供府志采访册,同时邀请编修了《邹平县志》的成瑾、成琅两兄弟及冷烜任纂修,开始续修济南府志。后来,泰安知府王镇调任济南知府,继续修订补校,历时四年,续修《济南府志》于道光二十年刻版印刷成书。

道光《济南府志》卷帙浩大,全书共72卷,分为山水、古迹、秩官、宦迹、选举人物、列女等32个门类,计180余万字,讲述了济南上起尧舜禹,下迄1840年四千年间的历史,包括了济南府辖域的变迁、山水人文古迹及风土人情变迁、官吏变迁等内容,是一本不折不扣的济南历史全书。与康熙《济南府志》相比,体例更为完备,门类、字数大为增加,资料更为充实、详尽。

在道光《济南府志》里,不但记载了康熙及乾隆皇帝南巡驻跸济南、游览济南湖光山色时留下的题字和诗词,还对济南的泉水做了详细的介绍。道光《济南府志》是济南古代方志中收录济南名泉最多的一部,据统计,该府志共收录名泉151处,不仅对旧志书所载的名泉分别标注了现状,还加以记述其特点并加以辩证,为人们研究济南名泉的变迁提供了真实的文字记录……

山东巡抚佛伦在康熙《济南府志》序中说:“其间郡国之废置,职官之沿革,户口、田赋之多寡高下,与夫山川、城池、学校、官观、祠墓、人物、风土之属,名因地异,事与代殊,惟志是征。”可见,志书对一个地方的重要程度。

从康熙《济南府志》到道光《济南府志》,济南府的历史沿革和版图流变的脉络清晰可见,直到现在关于济南府的历史资料,很多都出自《济南府志》。《济南府志》已成为后人了解济南、研究济南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。